

语言学丛书

语言 教学与 研究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施仲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语言教学与研究

施仲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教学与研究/施仲谋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

(语言学丛书)

ISBN 7-301-07976-1

I. 语… II. 施… III. 普通话—语言教学—教学研究
IV. H1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6893 号

书 名: 语言教学与研究

著作责任者: 施仲谋 著

责任编辑: 邓晓霞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976-1/H·123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144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8.125 印张 234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序

施仲谋先生与我是半师生半朋友的关系。早在十六、七年前我们已经结识,知道他一心致力于香港语文教育。后来我们不但经常在香港和内地学术会议上见面,而且在他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更有了较多相晤和切磋的机会。这样,我们逐渐在熟识的基础上又加深了对对方学术状况的了解。研究在香港如何推广普通话和相关的学术问题,是仲谋关注的语文教学问题之一。我于1994年至1998年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任期跨过香港回归祖国之前之后。研究香港回归后的语言文字走向、为香港同胞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提供帮助,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我们就又多了一层交流的内容。

根据多年对仲谋的了解,我深知在他的学术生涯中,香港语文教学和普通话的研究是他的挚爱,也是他的强项。他和许多香港朋友一样,之所以对应用语言学这两个相关的领域如此钟情,是因为语言和文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最重要的标记,也是重要的凝聚力来源之一。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香港回归祖国后,人们的普通话和语文表达能力不但关系到个人今后的求职和工作,就整个香港社会而言,也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如果着眼于国家,则与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各方面都有甚大的影响。也可以说,香港脱离祖国这个母体长达150年,现在回归了,只有全社会的语言表达与祖国大陆顺畅沟通,才更有活力,更有前途。当我理解了这一点后,不禁被感动了:仲谋和其他所有致力于此的香港学者们一直在默默地为香港的繁荣

稳定而坚持在这个重要而易被轻视的土地上耕耘着！近年，每当我到香港，在与各界人士交谈时越来越多地听到熟练流畅的普通话时，我常常想，这里面有着许多像仲谋这样的学者的心血在内呀！

这本集子中有一篇《语文教改下的中华文化教学》，这是他在优质教育基金的支持下，为香港初中中国语文科中华文化学习制订的大纲。记得仲谋在申请时曾向我述说了制订这一大纲的初衷：香港离开祖国太久，由于英国的殖民教育，香港的教育里缺少有关祖国文化的内容；香港回归后，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是港人认同祖国的基础；有了这种认同，就不会再如飘零的云，就有了精神的依归，香港也才能保持繁荣和稳定。对他的想法，我当然是赞同的；看来，他对香港语文教学的思考，已经又深入一步了，深入到结合香港的现状和文化的功能，因而也扩展至传统的语文科之外了。他希望我能担任特邀顾问。我答应了。这是因为，一则他的想法与我完全吻合；二则那时我恰好也正在研究内地大学校园文化问题，仲谋所说，“于我心有戚戚焉”。这样有意义的研究理应支持，何况我也将从中得到启发，有助于我对文化的思考。

这篇文章中关于改革中华文化教学所设定的目标是：“让学生能以全球视野的胸襟，面对瞬息万变、相互依存的二十一世纪社会，成为乐于学习、善于沟通、勇于承担、敢于创新的终身学习者”；“教师要透过高效能的教与学，全面提升学生的素质”。这不也正是包括内地在内的全国教育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标吗？是的，文化教育的目的，首要的不是让学生获得一些知识，而是在了解了自己国家的文化的基础上，养成能够适应未来世界的人格和本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心智健康地成长，而心智健康则来自对人生的高尚追求。在人类文化史上，有着无数崇高和美好的人、事、物，文化之能够陶冶性灵，就是通过这些人、事、物让人懂得人生真谛、价

值之所在和为人的准则。对于学生,不应该只是给以空洞的指示,主要的应该用中华民族丰富的史实以及艺术、文学、宗教、建筑、习俗,乃至神话传说,为学生营造一个浓郁的民族文化环境,由他们自己去领会、判断、选择。细读仲谋在文后所附的学习大纲和实验时所使用的方方法,正合我上述的设想。

仲谋的这一篇文章,初看似乎并没有多少论述。我想人们会知道,一些应用性课题与基础理论性课题有着很大区别,一般并不需要很多理论阐述;而在这份大纲和附件的每一行背后,都有着反复斟酌、讨论争辩、苦心孤诣;在实验过程中,许多中学老师也要付出无数辛劳。这些努力是对现实呼唤的响应,其意义将不止限于香港;内地,乃至世界许多国家都在研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如何维护文化的多元化,如何发挥各个民族的固有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如何防止文化一体化给人类带来的动乱不安甚至灾难。仲谋及其同事的研究和实验,对内地将有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我无须一一评述这本文集里的每一篇,仅举此数端,即可说明仲谋这些年来所进行的各项研究的意义。仲谋书成,向我索题,以事冗,几经拖延,今始得略述所得,忝列书首,姑谓之序。

许嘉璐

2004年11月29日于

日读一卷书屋

目 录

一、粤语和普通话

几种常用粤语拼音系统简介	(3)
介绍《广州话正音字典》	(12)
怎样处理语文教学中粤语读音歧异的问题	(17)
常用字广州话读音调查	(24)
普通话新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36)
普通话教材发展探索	(46)
普通话测试内容初探	(51)
轻声词和轻声词教学	(59)

二、语言与文化

语文学科性质的探讨	(79)
四地语文教材比较研究	(85)
师资水平与语文教学成效的关系	(107)
“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初探	(117)
两岸语文教学法改革初探	(123)
几地初中生课外读物调查	(132)
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学生写作能力初探	(137)
华人社区学生语文应用能力调查	(144)
《语文能力测试与比较》结语	(157)
谈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	(163)
语文教改下的中华文化教学	(170)
大专实用中文课程的发展	(197)

三、朗诵及其他

朗读与语言教学的关系·····	(209)
朗读与朗诵·····	(214)
粤音与朗诵·····	(218)
朗诵的技巧·····	(224)
《香港中学生作文选》前言·····	(235)
《广州话对普通话》序言·····	(238)
《广东人讲普通话辨误》序言·····	(239)
《用普通话教中文的问与答》序·····	(241)
张志公先生在香港·····	(243)
詹伯慧先生与香港语文教学·····	(248)

一、粤语和普通话

几种常用粤语拼音系统简介*

一、前言

粤语拼音系统^①，名目繁多，从吴智勋(1976)一文列举了22种之多，即可见一斑。^②但这还未包括香港外籍公务员学习粤语、以刘锡祥《粤语课本》(1972)为代表的拼音系统，和中国内地于1960年已正式公布、以饶秉才主编的《广州音字典》(1983)为代表的《广州话拼音方案》等。本文尝试从语言教学的角度，列举几种比较通行的粤语拼音系统，从注音功能、直观教学及信息技术处理等三个层面，初步探讨各方案的特点。

二、研究对象

20世纪80年代以前，香港的中小学教师大多采用乔砚农的《中文字典》(1963)，80年代以后，中华书局的《中华新字典》(1976)渐渐取而代之，成为较受欢迎的小型字典。这两本字典，标注粤音除了用直音法外，一律采用黄锡凌《粤音韵汇》(1941)的声韵标音方式。在外国人学习粤语方面，黄伯飞的 *Speak Cantonese* (1960) 和美国国务院的 *Cantonese Basic Course* (1970) 是较有代表性的教材，他们都采取了耶鲁大学的拼音系统。从前香港外籍公务员学习粤语的为数不少，刘锡祥《粤语课本》(1972)的拼音系统因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中国内地于1960年公布了《广州话拼音方案》，以及在饶秉才主编的《广州音字典》(1983)面世后，该方案流通更为广泛。在香港，针对通

* 原文载香港：《语文建设通讯》季刊，第70期，香港中国语文学会，2002年5月。

① 本书拼音，除必要时采用国际音标及各种特定音标外，粤语拼音采用詹伯慧《广州话正音字典》拼音系统，普通话拼音则根据汉语拼音方案，以照顾老师的实际需要。

② 吴智勋：《略谈粤语读法常识》，载《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年刊》第10期，1976年。

行字典中若干音标键盘不能直接输入的问题,教育署语文教育学院在制订《常用字广州话读音表》(1990)的同时,也推出了一套方便实用的拼音系统。香港语言学学会于1994年提出《粤语拼音方案》,并于1997年出版《粤语拼音字表》配合,希望新方案具备多种功能,更为合理可行。

本文将以《国际音标》^①为参照,并以上述提到的《粤音韵汇》^②、《耶鲁大学拼音系统》^③、《刘锡祥拼音系统》^④、《广州话拼音方案》^⑤、《常用字广州话读音表》^⑥及《粤语拼音方案》^⑦等七种拼音系统作为研究对象。

三、广州话声韵调对照表

本文依次列出《国际音标》、《粤音韵汇》(简作《韵汇》)、《耶鲁大学拼音系统》(简作《耶鲁》)、《刘锡祥拼音系统》(简作《刘锡祥》)、《广州话拼音方案》(简作《广拼》)、《常用字广州话读音表》(简作《常用字表》)及《粤语拼音方案》(简作《粤拼》)等七种拼音系统的广州话声母表、韵母表及声调表,以便对照参考。

(一) 广州话声母表

国际音标	韵汇	耶鲁	刘锡祥	广拼	常用字表	粤拼
p	b	b	b	b	b	b
p'	p	p	p	p	p	p
m	m	m	m	m	m	m
f	f	f	f	f	f	f

① Oi-kan Yue Hashimoto, *Studies in Yue dialects 1: Phonology of Canto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② 黄锡凌:《粤音韵汇》,中华书局,1982年重印。

③ Parker Po-fei Huang & Gerard P. Kok, *Speak Cantonese*, Revised Edition,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onnecticut, U.S.A., 1973.

④ Sidney Lau, *Elementary Cantonese*, The Government Printer, Hong Kong, 1972.

⑤ 饶秉才:《广州音字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⑥ 香港教育署语文教育学院中文系:《常用字广州话读音表》,香港教育署,1990年。

⑦ 香港语言学学会:《粤语拼音字表》,香港语言学学会,1997年。

(续表)

国际音标	韵汇	耶鲁	刘锡祥	广拼	常用字表	粤拼
t	d	d	d	d	d	d
t'	t	t	t	t	t	t
n	n	n	n	n	n	n
l	l	l	l	l	l	l
tʃ	dz	j	j	z/j	dz	z
tʃ'	ts	ch	ch	c/q	ts	c
f	s	s	s	s/x	s	s
j	j	y	y	y	j	j
k	g	g	g	g	g	g
k'	k	k	k	k	k	k
ŋ	ŋ	ng	ng	ng	ng	ng
kw	gw	gw	gw	gu	gw	gw
k'w	kw	kw	kw	ku	kw	kw
w	w	w	w	w	w	w
h	h	h	h	h	h	h

(二) 广州话韵母表

国际音标	韵汇	耶鲁	刘锡祥	广拼	常用字表	粤拼
a:	a	a	a	a	a	aa
a:i	ai	aai	aai	ai	aai	aai
a:u	au	aau	aau	ao	aau	aau
a:m	am	aam	aam	am	aam	aam
a:n	an	aan	aan	an	aan	aan
a:ŋ	aŋ	aang	aang	ang	aang	aang
a:p	ap	aap	aap	ab	aap	aap
a:t	at	aat	aat	ad	aat	aat
a:k	ak	aak	aak	ag	aak	aak
ai	ɐi	ai	ai	ei	ai	ai
au	ɐu	au	au	eo	au	au
am	ɐm	am	am	em	am	am
an	ɐn	an	an	en	an	an
aŋ	ɐŋ	ang	ang	eng	ang	ang

(续表)

国际音标	韵汇	耶鲁	刘锡祥	广拼	常用字表	粤拼
ap	ɸp	ap	ap	eb	ap	ap
at	ɸt	at	at	ed	at	at
ak	ɸk	ak	ak	eg	ak	ak
ei	ei	ei	ei	éi	ei	ei
ɛ	ɛ	e	e	é	e	e
ɛ(:)ŋ	ɛŋ	eng	eng	éng	eng	eng
ɛ(:)k	ɛk	ek	ek	ég	ek	ek
i	i	i	i	i	i	i
i(:)u	iu	iu	iu	iu	iu	iu
i(:)m	im	im	im	im	im	im
i(:)n	in	in	in	in	in	in
iŋ	iŋ	ing	ing	ing	ing	ing
i(:)p	ip	ip	ip	ib	ip	ip
i(:)t	it	it	it	id	it	it
ik	ik	ik	ik	ig	ik	ik
ou	ou	ou	o	ou	ou	ou
ɔ	ɔ	o	oh	o	o	o
ɔ(:)i	ɔi	oi	oi	oi	oi	oi
ɔ(:)n	ɔn	on	on	on	on	on
ɔ(:)ŋ	ɔŋ	ong	ong	ong	ong	ong
ɔ(:)t	ɔt	ot	ot	od	ot	ot
ɔ(:)k	ɔk	ok	ok	og	ok	ok
œ	œ	eu	euh	ê	œ	œ
œ_l_y	œy	eui	ui	êu	oey	eoï
œ_l_n	œn	eun	un	ên	oen	eon
œ(:)ŋ	œŋ	eung	eung	êng	oeng	oeng
œ_l_t	œt	eut	ut	êd	oet	eot
œ(:)k	œk	euk	euk	êg	oek	oek
u	u	u	oo	u	u	u
u(:)i	ui	ui	ooi	ui	ui	ui
u(:)n	un	un	oon	un	un	un
uŋ	uŋ	ung	ung	ung	ung	ung
u(:)t	ut	ut	oot	ud	ut	ut

(续表)

国际音标	韵汇	耶鲁	刘锡祥	广拼	常用字表	粤拼
uk	uk	uk	uk	ug	uk	uk
y	y	yu	ue	ü	y	yu
y(:)n	yn	yun	uen	ün	yn	yun
y(:)t	yt	yut	uet	üd	yt	yut
m	m	m	m	m	m	m
ŋ	ŋ	ng	ng	ng	ng	ng

(三) 广州话声调表

国际音标	韵汇	耶鲁	刘锡祥	广拼	常用字表	粤拼
53	^l a	à/ā	a ¹ /a ^{1°}	a ¹	a 1	a1
35	^ˈ a	á	a ²	a ²	a 2	a2
33	⁻ a	a	a ³	a ³	a 3	a3
21	_˩ a	àh	a ⁴	a ⁴	a 4	a4
23	_{˨˨} a	áh	a ⁵	a ⁵	a 5	a5
22	_{˨˨˨} a	ah	a ⁶	a ⁶	a 6	a6
5	^l at	āt	at ¹	ad ¹	a 7	at1
3	⁻ at	at	at ³	ad ³	a 8	at3
2	_˩ at	aht	at ⁶	ad ⁶	a 9	at6

四、注音功能

现以广州话的声母为例,略加说明。

音标的主要功能在注音。一般而言,《国际音标》的注音功能最强。如《国际音标》中的广州话声母 p、p', t、t' 和 k、k', 其他音标系统则相应写做 b、p, d、t 和 g、k。《国际音标》的 p、p', t、t' 和 k、k', 表示为声带不振动的清塞音,而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其他音标系统的 b、d、g, 如单纯地顾名思义,则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是声带振动的浊塞音。

《国际音标》的 tʃ、tʃ'、ʃ, 表音准确。其他音标系统则不尽然。《韵汇》和《常用字表》从《国际音标》简化而来,写作 dz、ts、s。《韵汇》

还进一步把 dz、ts、s 分为两组,分别写做 dz、ts、s 和 dz₂、ts₂、s₂,以表示舌面音与翘舌音之别及舌齿音与翘舌音之别,为说普通话的人学习粤语提供了一些方便。《广拼》的标音是 z、c、s 或 j、q、x,前者拼 a、o、é 及 a、o、e、é、ê、u 等字母开头的韵母,后者则拼 i、ü 及 i、ü 字母开头的韵母。这与全国通用的汉语拼音接轨,同样地方便了会汉语拼音的人学习粤语之用。《耶鲁》和《刘锡祥》的使用对象是西方人,音标 j、ch、s 明显地是从英语而来。至于《粤拼》用 z、c、s 来表示,对于同时要学习普通话的香港人来说,可能易生混淆。

五、直观教学

现以广州话的声调为例,略加说明。

汉语的声调,有辨义的作用,所以说汉语是声调的语言。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对于汉语声调的掌握,都是一个重要的学习难点。就广州话声调而言,七种音标系统对声调的标示方式都不一样。《刘锡祥》、《广拼》、《常用字表》和《粤拼》四种音标系统都采用数字标示方式,而数字的数目、大小、位置和间隔则略有不同。就数目而言,《刘锡祥》、《广拼》和《粤拼》都只有 1、2、3、4、5、6 等六个声调,三个入声声调只是 1、3、6 等三个声调的短促收音。但《常用字表》对三个入声声调,却用 7、8、9 来表示,这是与其他三种不同的地方。就数字字体的大小和位置而言,《刘锡祥》和《广拼》都用小字,写在音节最后一个字母的后上方;《常用字表》和《粤拼》则用同样大小的字体,写在音节最后一个字母的后方。不过,前者是字母与数字留一个空位,后者是字母与数字紧密相连。

《国际音标》用两个数字表示声调的高低走向,用单个数字表示短促的入声声调,直接显示调值。《韵汇》和《耶鲁》两种音标系统不采用数字标示声调的方式,而采用符号来标示声调。《韵汇》把广州话的声调分作高低两组,相应地写在音节的前上方和前下方,每组依平、上、去三声,分别写作 |、/、—。《耶鲁》同样地把广州话声调分作高低两组,高调不加标志,低调在元音之后加 h 来表示。至于平、上、去三声,则分别写作 \、/ 及不加标志。把声调分作高低两组,声调符

号的数目可以减少一半,是一种可取的方法。但是,《韵汇》标写声调时,到底是属于前上方或前下方,有时候容易发生混淆。而《耶鲁》用 h 以区别高、低调,做法本来很好;但 h 放在音节中间,即在元音之后, m、n、ng、p、t、k 之前,如 haáhng 字等,却可能造成读、写不便。

用 1、2、3 等数字表示声调的做法,任意性比较大,对语言学习者有效掌握声调的作用不大。教学声调时,能用调号把调形形象地模拟出来,对语言学习者产生直观作用,教学效果较大。所以,站在直观教学的立场,《国际音标》、《韵汇》和《耶鲁》的声调标示方式,比较可取。当然,《韵汇》的声调标志或据传统标音习惯,但是用 | 表示高平,较难令人接受。相对而言,《耶鲁》用 \ 和 一 来表示高降和高平,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至于《国际音标》用数字直接表示调值的做法,尚算具体清晰。

此外,广州话的高平调,论者认为有高降和高平两种变体。如以“杯”字为例,量词念高降调,名词念高平调。又如语尾词多念高降调等。上述各种音标系统之中,以本国人为对象的音标系统都不予以区分,倒是专供外国人学习广州话的《耶鲁》和《刘锡祥》却严加区别,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呢?

六、信息技术处理

现以广州话的韵母为例,略加说明。

《国际音标》和根据国际音标改良的《韵汇》的符号,如 \mathfrak{a} 、 \mathfrak{e} 、 $\mathfrak{é}$ 、 $\mathfrak{ê}$ 、 \mathfrak{o} 、 $\mathfrak{œ}$ 、 $\mathfrak{ü}$ 、 $\mathfrak{ŋ}$ 等,比较简洁,但不能在电脑键盘直接输入,日常使用不太方便。现代信息技术处理要求在电脑键盘直接取符,于是可能需要使用双字母,以致增加拼式的长度,但这到底还是值得的。

以广州话单韵母 a 为例,a 有长短之分。《国际音标》分别写作 \mathfrak{a} : 和 \mathfrak{a} ,《韵汇》分别写作 a 和 \mathfrak{a} ,这都不利于电脑键盘直接输入。《耶鲁》、《刘锡祥》、《常用字表》和《粤拼》都分别写作 aa 和 a。又例如《国际音标》和《韵汇》的 \mathfrak{e} 、 \mathfrak{o} 和 $\mathfrak{ŋ}$,《耶鲁》、《刘锡祥》、《常用字表》和《粤拼》都分别写作 e、o 和 ng。又例如《国际音标》和《韵汇》的 $\mathfrak{œ}$,《耶鲁》和《刘锡祥》都写作 eu,《常用字表》和《粤拼》则写作 œe。虽然有些用